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

小名那羅延

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震九世孫

元壽為後魏武川鎮司馬因家焉

父忠

元壽之玄孫仕魏及周以功封隨國

公

事具前母呂氏

生帝于馬翊般若寺有尼來白河東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

頭上山角遍體鱗起大駭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周天和中襲爵

隨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為王遂移周祚滅

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

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

主叔寶

陳自高祖至後主凡五主合三十三年

嗟父以篡弒得國不再傳而失之適足比諸嬴呂驅除非真能應運順時者也鱗角奇徵殆踵伐狄故智史家熟以傳信願矣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

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

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啟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

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監軍。遣樊猛

帥舟師入白下。

卽白石城。注見前。

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

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

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

據鐘山。

卽蔣山。注見前。

晉王廣使總管杜彥。

雲中人。

與韓擒虎合

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尙餘十

萬人。陳主唯晝夜號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

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

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
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
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
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
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于
白土岡

在上元縣東
卽鍾山南

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

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
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
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亂潰不
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
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

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

在江寧縣南。亦曰長陵。

忠遂迎降。引擒虎

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唯僕射袁

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

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

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

卽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

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

而上。

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

敬。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

在上元縣東北。

魯廣達猶督餘兵苦

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

入隋後。未幾得

疾。不療而卒。

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

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郎。徐

哲。暨慧景。五人。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顯與記

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

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

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賞。廣之

至建康也。高顯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顯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

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顯。

以許善心

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

為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

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

陳讓衆人。國上之言已為
後世易。前視顏者所藉曰
善心既傷宗國。論亡後
敗服受爵何為者

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易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喉降。

初。羅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旣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荊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

開師黨正之法本與封建
井田相表裏世殊代異古
法之大者尙不可行況欲
規仿其末跡乎鄉官判事
與州郡中正一轍其爲弊
壞非獨割斷不平而已在
官迴避本籍亦執不得不
然初非古今人不相及也

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

開熙人。

在斬口。斬水入江之口。在斬

州。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

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瑒。東

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

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盛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

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割斷不平。今令鄉正治

民。爲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

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

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

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

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

遂興侯正理。

陳宗室。

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

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

甲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

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

梁置。隋改朗州。今湖南常

德府

刺史鄔居業。

鄔氏晉鄔大夫之後。以邑爲氏。

皆舉兵助之。隋刺史

薛胄。

字紹元。汾陰人。

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

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其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

遣柱國韋洗

字世穆。曼之子。

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

南康拒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

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

孫馮瑰帥眾迎洗。洗擊斬徐璿。嶺南皆定。表瑰為儀同

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

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

夫人。衡州司

馬任瓌

字瑋。忠之弟子。

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

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

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

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

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

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宮號

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思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

之進楊素爵爲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

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

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

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

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士卒淫汙高頴

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頴曰弼苦戰破賊臣

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據其所畫策上之

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直自載家傳龍晃等短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頴曰公猶鏡也何被磨瑩皎然益明
龍晃字元顯榆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侯

施文慶等

未知孔範王瑳王儀

俱琅邪人

沈瓘

武康人

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

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

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

重寄不能橫屍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

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

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爲上儀同三司。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爲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

韋鼎字超盛。叡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

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

爲司空。

綱目

作以王雄爲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潁。盧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

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爲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
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
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

十二律旋相爲宮

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爲首

各用七聲

宮商角徵羽變

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

推演爲十二均

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其成十二律

八十四調

每律七音立一調

其成此數

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

聲謂之應聲

編懸鍾磬例皆有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爲應聲

與邳公世子

蘇夔議累黍定律

一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律

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

十二律旋相爲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成者何後本不精樂律祇思過抑譏變希旨巧合以飾其短然隋亦證世且自謬呼

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安

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

而擇其善者爰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

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

雅與我心會爰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

平陳獲宋齊樂器工入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

乃調五音爲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升歌堂上房

內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

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

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

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句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

轉移清俗不實政是圖而
置楊廳廊與病民雜處刺
史尚可為平其去惠不知
政者又不知霄壤幾何腐
儒無識豔為盛事與捫蘭
扣紫何異

基字茂世參定。

以辛公義

隴西狄道

為岷州

西魏置

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

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

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

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

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

遂變

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

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問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

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

級。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威。上多從威議。

初帝賜德林莊店使

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疆奪民田。所爲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陳茂河東猗氏人。虞慶則等

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

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始置卽停。朝成

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

陛下卽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

以我爲王莽耶。面數其罪。出爲湖州刺史。

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

懷州。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

隋以山陽郡爲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

參軍李君才于殿內。